



紀城文彙卷四

壽光 安致遠靜子



與周櫟園先生

世局滄桑。海內名宿。或山修河阻。徒厯思存。或
楓葉霜花。難留碩果。獨先生以未老之身。可命
風雅。而小子以方壯之齒。託分編民。廿年結想。
自分如迷影阿閔。不可復遇。乃一旦登堂握手。
親炙威儀。夙分累劫。夫豈偶然。自晉接以來。琳
瑯滿懷。錫自天上。觴詠交錯。夢入仙遊。倒屣投

縞前修以爲美譚。不知先生吐握襟期於古人。何若在致遠循分內省。幾自忘其身之爲今人也。但自念於詩文一道。旣無師授。又少專功。垂髫棘試。七戰輒北。帖括有鬼。筆墨無靈。性復戀愛光景。不耐閒寂。以致生計憔悴。甚至門無長鬚。才慙賴士。室乏腫指。箋謝天公。又所居近古劇城。是漢張步所都。斥鹵荒涼。人多椎野。尋常驢足所到。東西則營陵。廣固。南抵朱虛。北絕溟海。週迴二三百里。中皆橋舌。騷雅。汨情。慶吊。憤悱。旣絕思。前隨枯人心。生力幾何。一荒於制。蕪再困於貧。三辱於獨。而先生猶以爲孺子可教也。譬如幽草觸日彩。以懷新。相彼慵魚聞雷聲。而思奮矣。比讀賴古堂詩。情浮其貌。意勝於法。遠想長思。徑致讀絕。年來七子浮燄息。而復然止。須此老筆。淡情抹之。致遠惟從三千之後。奉揚鐸音而已。

此櫟園先生觀察吾青時予所投之牘也。今已三十餘年矣。頃於藏弄集中檢得錄入彙

新坡文集
中以誌知己之感云自注

答劉果菴

聶生至伏讀手札知有終窶之嘆嗟乎足下故
相國家有腴田三千頃僮僕數百指歲一不登
撫心蒿目尚費經營支離如弟更復何言卽日
冬威逼人嗷嗷八口只似在紇于山頭耳居常
自分年過三十若爾不得直如胸懷者便當效
昔人故事蓬首躬耕烈日中以致素封咄咄安
生時已及矣長貧賤矣跳丸逝波老冉冉其將
至矣計然一牧豕奴三致千金懷清臺一老寡

婦權移人主始知此人皆曠世豪傑具有淡心
妙用轉移造化以行我法齷齪豎儒固不得執
毛穎以傲牙籌耕硯田而鄙汙邪也又道所著
詩經辨韵初成欲得第一敘歷下亦畧聆緒音
終以未見其書爲憾第嘗授詩至鄭衛淫風十
九心憤其不然欲作一書辯其說而力未暇延
陵公子歷聘上國而歎衛多君子鄭以最爾介
在強大間力能自全先後有桓武子產諸人皆
一時賢公卿何以委巷流連淫媒宣驕形爲話

言恬不知非而弗顧耶又其所謂詩者雖出於
婦人女子之口皆其國之士大夫採其言而成
文者也卽有之彼何以畧不爲之忌諱而乃此
唱彼和揚波助燄以待觀風者之採取耶美人
邂逅之什盡屬男女狡童思我之章全爲婚媾
彼油油禾黍遺恨狡童滿堂日成追思彼美而
一則憫宗國之丘墟一則祈神明之妥侑若泥
詞害志夫又何別於鄭衛耶故知風之當盡廢
註而從序也嗟夫寃哉三百尚已太史公曰離

騷者猶離憂也。離者亂也。憂者愁也。當離亂憂
愁之際。無頭無緒。若斷若整。忽而哀郢。忽而問
天。忽而惜往日。忽而悲回風。忽而懷沙行吟。忽
而抱石沈湘。此其爲文。猶可以句櫛而字比乎。
譬如今有人焉。枯槁憔悴。死期已迫。吊影寒潭。
以寫牢愁。畫字斷壁。以鳴哀怨。而從旁乃有一
人以臆爲斷曰。是人心之曲折。離合。吾盡知
之也。不幾於愚而且妄乎。而况於生不同時者。
乎。善乎馮開之先生讀騷之言曰。惟當掃地焚

香馮山帶水。不借入于人間。竟遠投於芳草而
考亭朱子又爲之逐斷分晰曰。某也。與某也。此
某也。賦此何異於三百篇之鄭衛。泥於詞而盡
爲淫風也。故不如盡空其說。而歸之於韻。韻心
聲也。由心而著爲聲。由聲而有其意。使萬世之
下。讀之。玩之。詠嘆而淫佚之。古人心之所在。未
嘗不可以意逆。而情合也。昔宋晁氏謂近有一
僧能以楚聲讀離騷。楚聲可以讀離騷。則非楚
聲之不可以讀離騷也。明矣。彼十五國之詩。不

又當以十五國之聲通之乎。吾知辯韻之書出。而漢箋宋注。可以盡廢矣。足下生轅固里中。固當努力風雅。以紹絕學。藥生令兄聞已鬚髯如銀。醒虹堂中。顧曲辨搗。猶昨日事耳。回首已經八載。令人焉得不速老也。

果菴名孔懷。長山人。精於考覈。顧寧人常主其家。與之辨疑析義。所著有四書字微五經字微詩經辨韻范文正公流寓長山考等書。俱已刻布。晚有二子。俱早歿。餘一孫不知

尚能寶存其遺藁否。言之潛然。自注

與李象先辯答顧寧人書

真意亭一別匆匆兩載前與足下論南昌王子
一古文如義虎湯琵琶等傳頗苦其誕而不經
足下以爲事不奇不傳爲文之旨固爾年來益
以窮居無事取漢唐以來作者之文讀之乃知
其以奇而傳者因其事本奇而文之以傳非謂
本無其事而故張之以爲奇也無其事而張之
以爲奇必寓言如莊列臆撰如夷堅虞初諸小
說之類吾何責焉若序紀誌傳之屬居然自託

于古文而故爲恠異以異其必傳卽傳矣。是自欺以欺天下後世之學者。合之于昔聖賢作者之意。豈有當乎。昨見足下與顧寧人辨齊州遺事一書。手腕適麗。識議弘博。求之迄今罕有其儷。乃再四尋繹。與正史相牴牾者有數事。敢一一爲足下陳之。書中言漢淄川郡卽今壽光。今淄川卽漢淄川所屬之般陽。孟嘗君封邑在淄川。卽今壽光地。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非是。滕薛之薛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按漢書地理

志。文帝十八年置淄川國。所屬縣三。劇。東。安平。樓鄉也。是時已有壽光之名。屬北海郡。後景帝中復以淄川國省入北海。何得謂淄川郡卽今之壽光耶。且孟嘗封邑自是滕薛之薛。蓋湣王封田嬰于薛。非旣封而始名之爲薛也。按皇覽云。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東南。孟嘗墓在魯國薛城中。向門外。足下乃云孟嘗墓在壽光之朱良鎮。若然。其父靖郭君之墓果在何所。耶。書中云。濰水以淮陰破龍。且故名爲淮水。如浙水

因錢鏐曰錢塘是也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夫
淮漣點畫音聲相近沿習傳譌亦未可知而錢
塘之說甚久按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七年十一
月至雲夢望祀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
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而漢書地理志會
稽郡所屬縣二十六一爲錢塘註云武林山水
所出水經注引錢塘記曰郡議曹華信立此塘
註云有能致土一斛者予錢一千故名錢塘且
五季以前錢塘之名甚久見于書冊者不可勝

指而足下乃以膏江籠水爲比果何據耶書中
云孔子雖聖何能千八百里望吳門馬蓋曲阜
城有吳門直吳耳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泰山
去曲阜不下二百里以爲神其說雖千八百里
不爲遠如折衷于吾儒平實之論孔子雖聖亦
人耳袁六休所謂身長不過七尺眼望不過十
里卽二百里又何能見耶書中云許旌陽弟子
吳猛東昌人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據晉書爲
豫章人亦不必深論按志豫章僕陽皆載吳猛

事。一云授其弟子許遜。一云許遜得吳猛之術，鎖蛟除邪。今乃以吳猛爲許遜之弟子，又果何所考耶？書中云泰山無字碑，乃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竊，以爲足下之言誤矣。按封禪書：始皇封于泰山，惡諸儒之言，乖異難施，遂除車道，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上也。中阪遇風雨，休于大樹下，而始皇本紀云：上太山立石封祠，下風雨暴至，休于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詞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云云，共三十六句。雖一云上遇風雨，一云下遇風雨，不同說，皆載其得封立石事。漢去古未遠，此可信者。而足下風雨暴罷之言，所引何書耶？且足下書中所引用，皆云別史、古史，不著書名。足下博物弘覽，當今僑札，固無書不讀，豈鄙正史爲尋常不足道，而故以僻奧之書相炫鬪耶？愚以爲古今之文人，雖與如劉向、博如張華、殷踐猷之五總龜、虞世

南之行書厨。容有一物之未悉。而鄭虞仲以司馬遷爲不博。劉貢父以歐陽九不讀書。王荆公以蘇子瞻不識字。而三子之文自在天壤也。知者不必諱。不知者不必強。更是通人無妨大雅。讀足下答顧寧人書。恐與昔日論王于一古文之旨同。故敢竭其芻蕘以效一得。望細心考核。勿誤後學。如子厚之與昌黎。龍川之與紫陽。近日東鄉之與大樽。皆辯難往復。不下數千百言。以求合乎古人。蓋文者理與事而已。理與事道之所寓也。理不求其當。事不核其實。而但云吾文之工焉。足以駭世而取名矣。不幾背道而馳乎。屢承諄諭。期以辨晰精覈。無愧古人。小子何知。竊叩洪鐘。以聞噌吰之響。勿以其愚而憖置之也。

辨而覈
劉果庵

辰州府推官張公熹若傳

張公熹若諱初旭青之臨朐人也先世自北直徙朐一居郝莊一居廟山居郝莊者卽今參我太守君也徙廟山六傳有諱英者以拔貢佐治平涼有能聲英生七子第五諱五美爲理學名儒歿而謚爲貞懿先生者卽公之父也自貞懿先生以上數世皆篤儒行邑中遂推爲文獻家公幼而岐嶷孝友出于天性貞懿先生復勗之以理欲善惡之辨于今昔成敗皆爲一一道其

竅要公益刻勵以古聖賢自期弱冠母夫人卒
公毀瘠骨立貞懿先生撫之曰汝兄以母病憂
鬱中道亾汝今如此暮年人復何所賴公爲朝
夕稍進溢米以慰父心及壯補弟子員值貞懿
先生歿公呼天捨地絕而復甦者再三鬻產營
喪事祭葬一如古禮公雖苦終窶然時時以隕
越家學爲念發憤曰世人以一科第了却讀書
事余所學于先君子者寢不愧衾行不愧影求
爲天地間完人足矣于是爲諸弟子講明濂洛

關陶大義環胸百里負笈而至者皆以聞所未
聞爲快丙子領鄉薦益大肆力于學一不問家
人生產值甲申鼎革寇訐于郊公登陴與鄉人
誓守又時時募死士砍其營賊宵遁去至今胸
人猶曰張公活我丙戌登進士高第授辰州司
理公束裝就道及抵武昌常德失守沅陵道第
不可前抵秋分房較士所拔皆三楚雋才一時
稱爲得人會直指公䟽公赴任違限落職公毫
不以屑意遂反轡里門課經問業蒔花種竹若

有終焉之意癸巳滇黔兩粵未靖

世祖章皇帝命重臣經畧五省撫藩僉以公先
駐湖南日久諳悉情形又前以非罪罷黜徵赴
軍幕以叅謀画公建議謂湖南兵燹頻仍師難
宿飽非屯田積粟何以經理兩粵兩粵阻則滇
黔皆甌脫耳大臣深然其議卽以公經理寧鄉
關地七千二百有奇繼調星沙收放江糧四萬
餘石常羨例金絲粟不以汚私橐當事者益以
爲廉幹擬補長沙司理公曰生平讀書考究思

得一當以不負所學湖湘戎馬之區以一書生

崎嶇荆棘蹂躪中開墾轉輸使朝廷知勞臣

於封疆尚有小補敢用以梯榮取祿耶遂固辭

歸里值公長男及元配相繼告殂公意緒忽忽

不佳益復絕意進取家居教諸子惟以敦行誼

樹人品爲先務所著有大易心鏡舉業家傳心

法四書宗旨並勸孝寡過諸篇及病亟屬續太

守君涕泣訣別公坦然如平日曰俯仰無愧死

亦何懼囑諸子曰汝改過遷善學吃人虧庶可

無墜余志遂晏然而逝嗚乎若公者可謂無愧
于生死之際矣余弱冠時遊胸山得侍公見其
無褻容無謾語粥粥然飲人以醇久而彌摯二
十年來雖不時奉公顏色然心儀爲篤行君子
也公歿又二年公之次子以狀來索余傳余知
公最悉可不狀而傳然余之所知固與狀符因
詮次其行誼以授之公次子名嘉賓與余善是
當能繼公之世者

通篇次第宦蹟從六一公來而其辭旨特自

出機軸不蹈襲前人一語所以爲難

張杞園

洞庭生傳

洞庭生者。其先世感喬雲之祥。挺生南國。子孫
纍纍。蕃衍吳楚間。喬雲火象也。又南於位爲朱
明。因姓朱氏。一名苞。逸其字。其家世嘗見于虞
書。自秦以上無顯人。至生。精色內白。文章爛然。
楚王聞其名。召見於章華宮。愛玩不忍釋手。命
賜金盤一具。羅帕一幅。寵異之。令供奉大官。从
之。罷去。三閭大夫原好奇服。旣放逐。憔悴江潭。
遇生于湘水之曲。愛其風味芳潔。至以伯夷爲

比既別則貌其像事之漢武帝置上林以蒲輪
徵生至召令相如作賦然詞人之言麗以靡外
賞其華而內隱厥德生私心甚不懌終以屈大
夫爲知己云生族旣繁徧于嶺嶠閩浙江湖居
淮北者後寢衰微矣生將移居吳會筮之曰非
青非黃烟霧紛紛於山之阿於水之濱孰啟厥
疆而守厥神曰是爲靈威丈人說者曰青象春
也黃色秋也非是于位爲冬宅山水之窳而探
禹書是其蘓之洞庭乎其盛必于秋冬之際歲

云暮矣落其實而玩其文光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生于是移家洞庭。選勝而居。雅與涵村梅生。
綺里梨生。後堡櫻生。相善。洞庭之人目之曰吾
鄉。四生鍾靈山水。後先標映。四時各占其勝。每
霜清水落。生被服芳鮮。光艷炫目。四方輪蹄。筐
篚招致。生者繹絡于道。自王公大人。下至士庶。
商賈家。生皆與遊狎。無少間。值高會曲讌。置生
樽俎間。見者皆艷稱之。曰此生芳蘭。竟體玉質。
金相生。亦剖胸懷。披瀝無所隱。分肌劈理。含腴

潘酸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生善幻。酒酣嘗一
奏其技。解衣磅礴。中有二叟對奕。見者莫不驚
詫。生寂然無言。又戲爲蟬蛻法。好事者注蘭膏
藝之。光焰熒熒。如星毬火珠。紅妍可愛。或以醪
醑滿貯焉。味更馨逸。荔漿椰醪。不過也。而生顏
色自若。江陵窈人子聞生善黃白術。叩之。生憐
其貧。歲爲致絹千疋。不知者至。詈生爲奴。生竟
夷然不屑也。生南產。質素柔脆。河北富人嘗購
致其家。冬寒。覆以溫室。藉重茵。居常瘁然不樂。

曰。身羈北土。心常戀戀。吳越間較居洞庭時。風
味頓減矣。生累世與名公顯者遊。其最著者如
陸公續。沈休文。韋蘇州。柳子厚。蘇端明輩。皆有
贈咏。而居洞庭者爲最盛。或曰。居君山者嘗爲
柳毅致書龍伯生之族。蓋有兩洞庭云。

論曰。余性嗜慕生爲第一品。論者謂生風韻稍
遜側生。何其惜于味也。余家去洞庭二千里。不
能常致生。歲暮或邀生三數輩。至觴興倍劇。晉
王逸少雅與生遊。時有所遣。以其族三百人俱

其臭味使然也。生顯以屈大夫。迄今千餘歲不
衰。嗟乎。士非附青雲之士。名湮沒而不傳者。可
勝道哉。可勝道哉。

華而不靡麗。而能典盛覽之所膺服。侯芭之
所贊歎。李象先

借題寓言。所謂以文爲滑稽也。而提轉起伏
關鎖結束。各極妙境。毛穎羅文。未便放教獨

步矣。

張杞園

張蘭脩小傳

張君蘭脩。名凝。世爲壽光之西關人家。世無顯
人。至君。穎發不羣。弱冠出應童子試。受知于邑
侯北平李公。是歲。王師畧地東省。壽光陷。李
公死之。君舍皇兵火中。收其遺骸。親視棺歛。乃
去。逆闖陷燕京。所遣僞官至壽邑。父老子弟。導
鼓吹出迎。君獨涕泗交橫。感動路人。其至性有
如此。君善于訓誨。凡爲門士。講究必以先賢嘉
言懿行。反覆開論。且經君指授者。其爲制舉。菽

皆井井有法度。邑中強半稱張門弟子矣。君少失怙事母孝。與朋友信。晚年無子。置嗣子某。母性嚴。常苛使之。君居城中。一日省試歸。過別墅。省母。母留授餐。君徐問曰。嗣子某。比復佳否。母言其無用狀。且曰。奔蜂化蠟。耽耽者何為。君色不懌。曰。阿母有孫。故不佳耶。歸至城中。坐未定。卽自悔恨。曰。吾以言觸吾母。吾則非人。乃偕其妻。徒步踉蹌。走烈日中七八里。至母所。跪謝。俟母顏解。乃罷。與人約。未嘗以風雨寒暑為解。然

性褊。觸事多疑。此其所短者。公庚子丁酉兩中副車於制。執外間為詩古文詞。半有墅間慶賀哀誄之文。無足多傳。然君晚亦淨沉世故。于詩文不甚有精詣。故所就祇此。余與君交三十年。至邑中。多主君家。君既歿。余亦衰病。三四歲不一至。城中間檢篋。得君遺稿。而為之論次。如此。以俟。後來邑乘之採錄云。

文氣簡潔。直徧史漢。稱譽處不失尺寸。尤見

法度

張杞園

傅鼎卿遺事

臨胸傅國字鼎卿去余舍百里父老言其行事
多詭奇不中程度余少時私心記之後既壯爲
兒子延師得臨胸殷生之藝殷生與傅有姻戚
居其家最久爲余道鼎卿事頗悉言其面顴多
骨眉如偃月長直侵鬢際好讀書雖衰老猶呶
唔丙夜不休少慧甚苦貧其父老書生每至人
家必令鼎卿寫字歌詩以爲笑樂及長里人有
感異夢者以女妻之無室可婚其廣文乃捐廟

堧隙地募貲構斗室爲娶居嘗爲妻市布作襦
懼其給已令尺剪而酌其值人皆以爲笑弱冠
舉於鄉常怒一妓削木爲梭命縛其指而歌不
中節卽答之以此爲其邑令所苦南遊淮上入
東海登郁洲山卽席贈李將軍有句云客自天
心穿日月人從海外植乾坤慷慨悲歌人莫之
測也第後授通許令有善政陞部郎督餉遼左
不如法削籍歸築室亂山中置書萬卷自號雲
黃山人以石爲門鐫雲黃山人自序文其上望

之如阡墓間棹楔云內置一樓頽曰凝遠皆以
木爲之複道直通寢室外築土以爲墻垣僅與
肩齊每春和出遊必朱衣進賢冠肩輿撤去襜
帷又以其女先適平壽張氏以貧不能具嫁粧
乃迎之歸大爲治簪珥衣服具鼓樂擇吉令其
婿復行親迎禮公之任誕多類是以此亦爲鄉
人所駭然公實矜局甚與濟南王季木友善每
爲文自寓馬遷杜甫而下不屑也甲申闖賊入
京師懷宗皇帝殉社稷公聞之具公服登樓北

望再拜痛哭幾絕。是時土寇張甚，忽有百餘騎突至，積薪焚其樓，婢子皆逸去。公整衣冠端坐，與圖書俱燼焉。公自六十後，往往爲殷生言，余右背常有汗出如滴，泉蓋當死於火，果然。公所著述甚富，有雲黃集、雲黃別集、四書中註、五經中註、昌國縣、鯨威、平刑書、咸平陽秋，藏於家。

敘述軼事極爲零雜，瑣屑法度却甚井井。至其搖曳生姿處，尤見文心駘蕩。

張杞園

壬癸冬春紀事

明崇禎己卯，予年十一歲。大兵畧地，山左濟南陷，越三年壬午，復畧地而東。至冬十一月，青郡人言籍籍，且旦夕至。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或云某標下，譟丁行，卽就撫。或云曹騰間，土寇轉掠而東，疑信相半。予大父肖川公以吾村墻垣、庫圯，遣予及叔慎往避亂於稻田外。祖魏氏樓、稻田去予舍四十里。至十二月初五日，登樓眺望，見遊騎六七自南馳至，去樓尚里許。村農

劉國寶負膽勇往偵之。一騎迎射。深入其髀。令國寶拔出。挿箠中。縱之返。言其語音了了。但毳服絳纓爲異。係土寇無疑。蓋遊騎多三韓人。聲音畧與山左同。而服纓卽今之蒲製。山左人從所未睹也。俄而四野塵起。遊弩漸多。樓上人思圍攻。跳而下。予倉皇匿智井中。少頃聞井上橐橐有聲。人語侏儻不可辨。日晡。予外祖垂組緹予上。井傍馬跡絡繹數匝。予心掉者久之。是日予村哨騎亦至。予大父肖川公率村衆爲塹壘。

木樵以守。自晨至午。鐵騎續至數百。四面攻圍。飛矢如雨。予族祖行福裂紅襦爲旗。立村中高屋上。騎所羣趨。則旗遙指之。村中遊兵亦并力在禦。諸騎皆計窘。各下馬怒詈。於日光閃爍中。抽刀而舞。予大父亦持刀隔牆作相向狀。一騎伏而射。穿予大父衣褶。過予從叔質。亦射一騎。中朱纓。墜帽露頂。馳去。村中人皆譁曰。僧也。愈信爲土寇。戰益力。又一人以神鏡擊其白馬將。洞馬脅。馬咆哮作人立狀。馳至村西里許斃焉。

予村中亦被射死一人。日晚諸騎各搖鞭上馬去。村中拾遺矢數千。矢上字蜿蜒不可識。或曰此番書也。真塞外兵矣。皆相顧無人色。抵夜各攜家遁去。明晨鐵騎大至。村無一人。縱火焚燬百室。皆燼矣。是時大兵雖轉掠而東。烽煙而地蹙蹙靡騁。予乘夜同予叔復旋里門。途中避難男婦趾相錯也。時值元旦。鷄犬皆盡。燈火寂然。間有自營中逃出者。髮盡髡。獲逃後並自割其辮。云恐防兵冒首級功耳。細訊其被擄及逃逸

始末。所擄之人。並以鐵鐐梏手足。不則以繩反接之。乘彼熟睡。卽附火蕪繩。焦皮肉不卹。而鐵鎖或以舊鑰相投者。啟之。幸而得脫。踰重壕密柵而出。體無完膚。千百人中才三數人。其或追及。則必磔之以威衆。至二月初旬間。大兵自登萊西返。予大父又命予同叔往避外祖樓上。予大父亦往避村北明藩王樓上。別去不復相聞。抵二月中旬。突有青州趙經畧偵騎百餘自東來。甲而馳。抵樓前疾呼曰。樓中人可戒嚴。番

兵至矣。少頃忽一。番騎續到。其疾如飛。繞樓三。匹繼而大。隊齊至。所掠子女。輜重。頓置樓下。有。斫柴而砮者。運甕而竈者。莖者。羹者。汲水者。拆。毀樓前屋宇者。鐵騎合沓圍樓。數重。天日無光。黃塵黯黯。樓中男婦數百。皆飲泣。面色如土。予。外祖曰。予率樓中數百血屬。開門跪降。殺擄任。彼計已定。予時凭樓二層。門隙中見西南一騎。飛至。馬嘶人語。迷離不辨。少旋大隊迤邐而西。覘去騎稍遠。人皆手額祝天。其聲如沸。越次日。

遊騎又自西而東。每一騎押漢人五六輩。皆揭。苫草。運穀豆。擔負而去。有至樓下通語者云。大。兵以丹河水狹淺。移營瀾河。上下立寨。樓去大。營可二十里。遊騎打草穀者無日不至。一日有。鐵騎三四十人。下馬敷坐。墻頭驅人搬柴薪。焚。燒樓門。門裹鐵。內以水沃之。得不壞。烈焰衝塞。樓中皆伏。百喘息。予外祖守樓上層。甫啟門。一。騎發弓而射。正中門扉。外祖隨以神鏡擊之。皆。墮墻上。馬逸去。困守四十餘日。遊騎日日到。脯。

時乃回。每黃昏後登樓西望。烽火連綿南北。亘四十餘里。時值西風隱隱。笳吹之聲徹曉不絕。樓中人聞之無不悽愴泣下。抵三月終旬。有三四輩逃難人自西來云。大兵已拔營西去矣。時猶未信。至晚復凭高遠眺。則見烽火遠近隱見。若明若滅。熒熒數點而已。又三四日事定。予同予叔歸里。相去不滿四十里。兩月無一音耗。途中舊時徑路無一髮髯馬跡。皆成通衢。所過村落皆頽垣壞壁。瓦紅如故。柳綠依然。蓋二物以

隆冬不中薪。柵僅免斬刈耳。抵舍予大父亦無恙。祖孫圓聚喜極而泣。蓋予大父亦困守北庄。故明藩王樓上以力戰得全。今已四十餘年。往矣。外祖魏氏樓已轉粥於他姓。予大父所守之樓久已拆毀。予市其基址。建一茅舍其前。蓋不敢忘先德云。余閒居偶憶壬癸冬春間事。備述之以示吾子孫。使其身生堯舜之世。日享昇平之樂。烏知予之幼少時所經歷變難如此哉。是爲紀。

通篇千五百言只如尺練而其中段落起伏如川雲嶺月頗極串插之妙筆法絕似歐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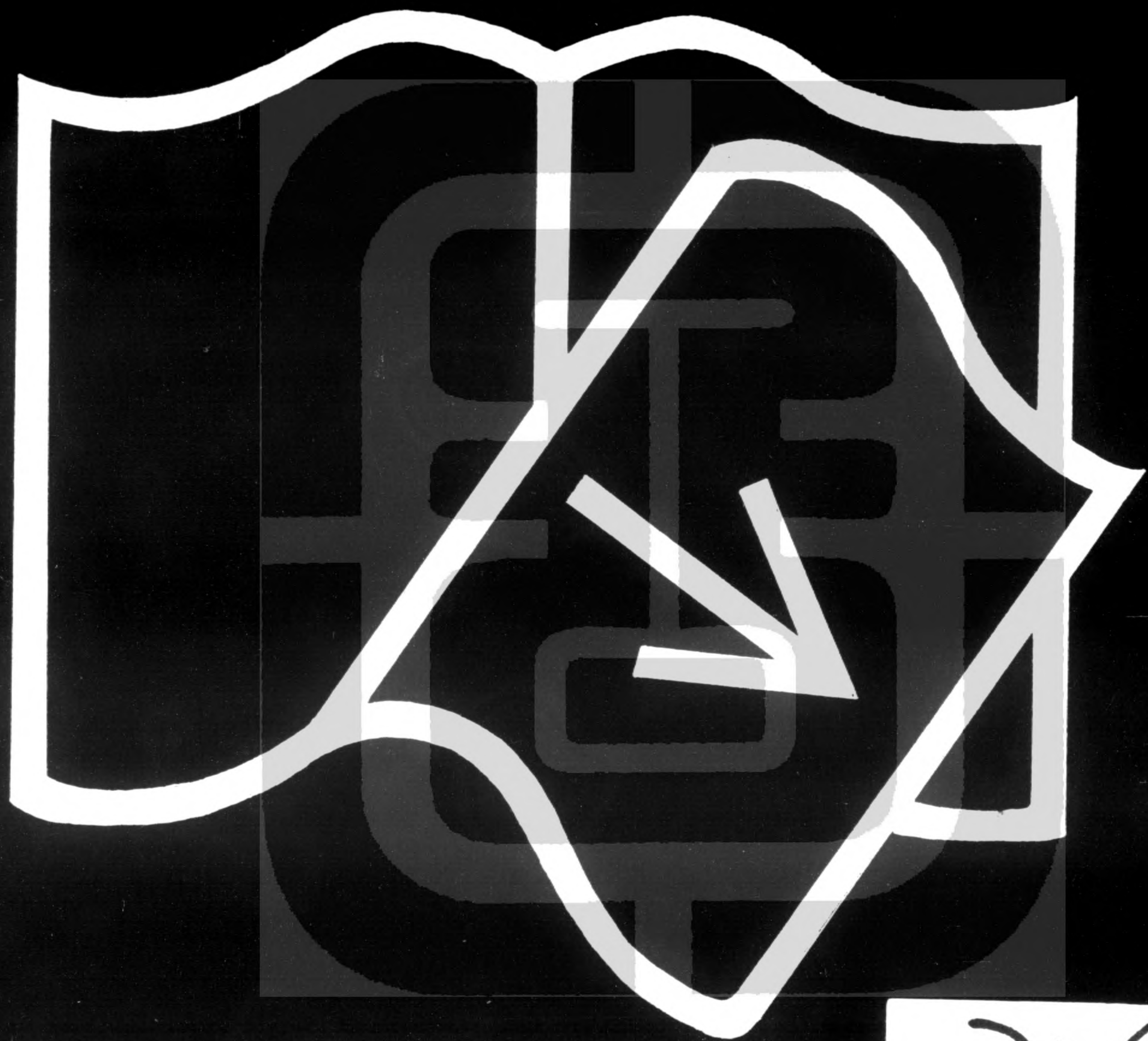
五代史

蔡漫夫


P228-30

跋楊澠谷先生草書帖

有明當世廟時吾青文物全盛有海岱七子以詩鳴於時澠谷楊先生其一也先生以議大禮忤永嘉歸著述餘暇尤精力於草書所臨十七帖並其所自運幾入右軍之奧衡藩王最愛公書遣侍醫趙柳南往求值公揮穎作書墨瀋淋漓縱橫几案間笑曰王席尊處優詎辨鍾王虞褚筆意耶不答而退柳南乃攫其案上長幘短幅滿袖雙籠而去歸以公語白王王更喜甚以



原件短缺

P28-30

通篇千五百言只如足練而其中段落起伏如川雲巔月頗極串插之妙筆法絕似歐公

五代史

蔡漫夫

跋楊澠谷先生草書帖

有明當世廟時吾青文物全盛有海岱七子以詩鳴於時澠谷楊先生其一也先生以議大禮忤永嘉歸著述餘暇尤精力於草書所臨十七帖並其所自運幾入右軍之奧衡藩王最愛公書遣侍醫趙柳南往求值公揮穎作書墨瀋淋漓縱橫几案間笑曰王席尊處優詎辨鍾王虞褚筆意耶不答而退柳南乃攫其案上長幘短幅滿袖雙籠而去歸以公語白王王更喜甚以



原件短缺

P32

公書裝潢成帙而更索公序公賞其高致爲叙其帖而與王相得甚歡會王建某殿成公乃爲書麒麟門三字圓濶丈餘以金泥濡毫擘窠大書有龍跳虎臥之勢掀髯狂呼無異米南宮殿庭叫奇絕時也公歿已百有餘年其元孫綏緜持其諸帖求跋予聞公軼事並閱公書法追念昔時賢王之好文使者之解事澠谷先生之清風高節與綏緜之寶愛弓裘皆有可傳故不辭而跋其後

風逸尚有蘓黃遺韻

李渭清

書延陵寶墨後

古之名人碩士其詩文翰墨每不自秘惜散在人間亦賴有後起者爲之收拾流布貴則寶馬瓶珠癡則據肱發壁往往傳聞蕤苑以爲美談而况於生同時而居同里者乎而况於其子若孫乎長白吳君旋公先生有學行善書工文及身未顯以其子舜玉大令貴迨舜玉又未竟厥施而以先生之數行遺墨付之令嗣木欣片紙單文力爲裝潢星聯璧合煥若雲章夫臨代之

寶符平。泉之花石。昔人尚諄切。以爲身後之珍。
又何若遺文殘墨。爲先人手澤之所存乎。吾友
劉君果菴。身後祇餘一乳下孫。而吾宗素中有
詩四十卷。爲其嗣君收藏。頃木欣與余道及。余
蓋不勝山陽之感。安得有力者一爲搜葺表揚。
則於陵遺老。何必不與襄陽耆舊。汝南先賢並
傳哉。

雅韻妻思讀之令人動仁孝之感 劉子羽

題張杞園或語集

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予以爲必衷於古。
必規於法。而後其言乃歷久而無弊。而要莫不
有氣焉。以舉之。剽竊勦襲。以爲文。其言失之浮。
勾棘險僻。以爲文。其言失之滯。非文之失也。其
所以運乎文者。無本也。杞園之文。稟經酌雅。句
櫛字比。每作一文。必累日月。而後成。宜其氣不
足以運之矣。乃觀其首尾結構。起伏開闔。一準
乎古人之法。而無膚淺結轆之病。譬若行舟於

系城文集
卷四
江河舟之中百物具備鼓棹揚帆容與中流而
淡若無事焉無他有所以運是舟者在也與
夫塗飾擗捨自欺以欺世者比哉予爲文不能
自檢纍纍然快意而言踈率簡陋以視杞園則
儻父矣而要於不敢欺則一也適杞園或語集
與予紀城文藁同時梓成因書之以誌予之服
膺乎杞園者如此乙亥夏日拙石老人安致遠
題於晚讀堂

書周櫟園先生手牘後

昔周櫟園先生觀察吾青予最蒙知愛記雨夜
集真意亭南中諸子並青州人士二十餘輩讌
集先生司觴政曰予以隱語映射而不應者醜
凡三舉予詩以相屬座之人咸耳目焉先生先
後與予手札凡十有餘頁爲人借觀頗有散佚
僅餘六幅暇日命人裝潢成帙披讀再四先生
當時之期望於予者何如白髮無成知己難酌
追念疇昔但有慙負

跋李營丘畫

李營丘墨蹟一幀後有辨于伯機跋石理峭折
 秋色寒煙蒼然欲無予時一檢閱如對有道正
 人落落穆穆不見可喜及久與之即而意味彌
 深予出以示杞園張子杞園曰畫自佳但昔米
 元章自言生平祇見營丘畫二幅至欲作無李
 論此恐係贗本予曰是安知非元章所見之一
 耶杞園笑而不答

題郭恕先輞川圖

輞川圖橫披予於青郡以二百錢買之擔頭者
 漉滅斷爛予置之衍篋漫不省視甲戌夏日見
 其筆墨緻潤披翻竟幅後有郭忠恕題尾藏之
 絲泡中楷法端妍與畫可稱二妙線引風箏極
 放誕人細心界劃乃如繭絲牛毛至人狡獪固
 不可測耶

跋陶冶生畫松

露骨松二株筆法似王叔明趙大年兩公題款
 寫元泰定甲子陶冶生所作予兀坐一室對二

終期不棄
共
老友逮予成。三霜皮黛色。龍鱗蒼鬱。覺百卉瓌
璨。俱爲少顏。

題法黃石先生落雁峯圖

庚午冬日柴溪老人遣一平頭冒雪走二百里
持巨軸寄我開帙披閱則黃山老人自寫李白
登落雁峯圖寄贈睇之覺波濤涵湧雲氣勃鬱
全以墨氣滲染而成八袞人有如此奇偉雄麗
之筆予以百歲券之

王魯珍畫冊跋

癸酉五月二十日爲予生辰兒輩乞魯珍畫爲
予壽遂得十二幅每幅皆以我法結構所謂畫
中南北宗窠臼洗削殆盡荒涼孤峭如處窮邊
絕塞立雪餐霜於烟景沒滅中指點遠水遙岑
梯人蟻馬得其形似而已魯珍爲穉崑先生子
予少時曾與先生同試於有司先生甚髯而口
接引後進於予深加知愛後以明經爲閬中守
祇飲閬中勺水冰蘖清操卓絕一時沒已廿餘
年今夏魯珍始克粥產營葬不受一錢之賻嗟

乎有子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彼世之紆青拖紫而不辱其父者，幾何人。閱竟爲之慨然。

題綺樹閣賦稟

綺樹閣賦者，箕兒之所作也。箕年在羈貫，卽好吟咏，至十三有詩一帙，頗多快語，逮十八歲，斬制臺觀風青郡所作，卽邪賦，纍纍四千言，結體鴻麗，詞采蔚然，拔置第一。繼任鶴峯，朱復齋兩文宗試吾青經義之後，拔以詞賦，屢試皆冠。其曹偶近以年已及壯，秋戰屢北，意勿勿欲棄去。

帖括業家有藏書數千卷，貫穿漁獵其中，以自用。其才予亦無以禁之，或以其託體齊梁，嗣響王駱，雕蟲末技，壯夫不爲。不知當花對酒，樂罷哀餘，以藻思發其壯心，綺語消其暇日，亦通人所不廢也。箕齒髮方富，溼濡於仁義道德之旨，浸淫之以六藝百家，折之以歸於正，諷之以合於雅，以庶幾於昔賢作者之意焉。是在箕之自勉也已。乙亥夏日拙石老人題。

荅王半石邑侯

檐帷至止隨例晉謁勿勿年餘矣不敢爲陽鱈
以再混淆規不知明公何以口安生不置也佳
集下賦朴貌深情直詞曲意甚矣公之詩有似
於元道州也次山詩文數百首而杜少陵獨取
其賊退後示官吏可繼國風蓋此老滿腹忠愛
苦心熱腸於和道州詩序和盤託出耳某於壬
午甲申之際年尚幼憶從人一再至敝邑見東
西門祗遺三數人從烟礫火燼中出如狐穴鬼

窟慄悽動人今已十餘年矣人烟之聚落室家
之積蓄父老爲予言不及昔日之二三也老父
母加意撫字如作慈悲佛如養嬌憐子甚矣公
之人又有似於元道也公之詩似元道州吾讀
之贊之公之人似元道州吾尤愛之重之容農
務稍暇當與老父母一盃一酌抵掌風雅畧君
民之分忘苛細之禮只似從漫叟於浯溪退谷
之間也

又時有棲霞寇變

鐵騎數千如雷轟游怒蔽空而下明公持無孔
鎚擊塗毒鼓奪嬰兒於羅刹口中不意一文弱
長吏具如許神威

又

杜紫微極愛李長吉而當時無効長吉者元微
之極愛杜少陵而當時無効少陵者今人只爲
胸中有了王李鍾譚四字觸着便是無他只是
今人識力遠出古人下耳

又

箕兒胎髮未乾何敢言文某年過三十落拓無
成若曰幸有子也才自是爲遲鈍之父點綴頰
面耳。

與李乾一

孟翁詩卽不全佳亦有一二語解意者年近七
十苦吟成癖村居有此等人亦足消遣晨夕幸
勿以常情遇之以兄之才氣翩翩如錦石春花
爛焉盈目中有一支離叟摩娑吟眺亦是雲林
一幅淡墨圖也

又

春行盡矣刺眼天奔拂面垂柳連日做何等事
讀何等書見何等人弟於中庭滿貯缸水每晨
起拾落紅數片蕩漾其中便覺流水奔花曲曲
仙源如在目前

與趙帝可

弟比爲青雲故舊所溺絕無好裏生平研席之
交數人強半得第去貴賤懸殊舊好頓薄二十
前後遇小有抑鬱輒直吐胸臆妄意忠告然已

有議其怒罵者矣。又五六年經涉世故，漸熟稍知古道，不可望於今時也。憤懣之久，意氣漸消，每用自寬，且以恕人。或於交遊讌集處，不無形爲嘆息。又已有議其怨誹者矣。交道嶮巇，太行孟門，古今同慨。深悔往日何爲多此。一歎近於極，無可柰何。時惟有晏坐微咲而已。

與蔡漫夫

鍾譚常苦王李不韻，第亦苦鍾譚不韻。王李整而不韻，鍾譚碎而不韻。其爲不韻一也。第於近

代名人則甚愛袁中郎與陳大樽然。中郎妍捷而近佻，大樽閒麗而近靡。若夫縕藉風雅，合比興之微言，寄音思於逸韻，其當上溯信陽乎？但弟於古人有羨慕心，無效法心。安吾拙亦安吾愚，不必臨摹他人面孔也。

又

近日讀史，否前輩云：史書不好讀，卷帙浩繁，損人神氣。弟直以爲傷人懷抱。每讀未數幅，忽而裂眦，忽而皺眉，忽而破涕爲咲，忽而轉喜爲愁。

甚至以手爪伐斧鉞以姓名代面皮。指痕斑剥。害同蠲魚。一卷之書。七情互易。弟讀書正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又

人常謂天寶二十年離亂。祇成得杜老一部詩集。自壬癸以來十餘年中。將偌大一箇乾坤。反覆播弄幾番。整頓始有今日。不知尚有少陵野老。睥睨其旁。否有其時。無其才。亦是天地一大缺陷。

與友人

高陽侶散。把酒問天。常歎無徒。近惟於花陰竹影中。自淪苦茗。以送夕陽。坐佳月而已。臨風增歎。輒起千秋不平之想。奈何奈何。

下第後寄趙心銘諸子

千里長安半千歷。下二十寒暑中。五度往返。駢邑諸峰。奇秀甲青郡。近在百里中。耳乃生來三十年。竟爾望岫息心。名利業深丘壑。綠淺世間。有如此俗軀。殷耶諸君。但辦竹杖。苾鞋以待弟。

將攜一卷詩。借冷水浮山作至公堂。主人青山
刮目何減朱衣點頭也。

與劉生

異端是天生。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迦脫胎
卽下堂走七步。上涅堂中說偈。老聃生而白頭
能言。若我先師語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
十多歲便死。只是完成一箇平常人而已。有何
異哉。

與張杞園

兄所示半部橐。旅中食息與俱。弟未嘗交海內
之人。未嘗不讀海內之文。求其典而不靡。潔而
有法。未有踰吾杞園者也。昔坡公於米襄陽云。
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惟其知之晚。所以
知之深也。予於杞園也亦然。

終城女墓

四

終

